

无声的“蜘蛛人”

白云生处觅炊烟

宋波

山里的早晨总是来得迟疑。天光初现时，雾气还在山谷里徘徊，将整个村庄裹在一层薄纱之中。我站在老屋前的石阶上，望着远处的山峦，那里白云正缓缓流动，像一条无声的河流。

想起小时候，炊烟就是从这样的晨光里升起来的。山间的晨雾尚未散尽，几缕炊烟便从黛瓦间袅袅升起，在朝霞中勾勒出温柔的弧线。最先醒来的总是村东头的老张家。他家的烟囱里冒出的第一缕炊烟，像是一根试探的手指，小心翼翼地触碰着清晨的空气。接着是李家、王家，各家的炊烟陆续升起，交织出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祖母的灶台是用黄土夯成的，经年累月的烟熏火燎，早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每日清晨，她佝偻着身子在灶前生火，干枯的手指捏着松针，小心翼翼地送进灶膛。火苗“嗤”的一声窜起，映得她布满皱纹的脸忽明忽暗。

记忆中的炊烟是有生命的。它时而笔直如松，时而婀娜如柳。风起时，炊烟便在山间起舞；风止时，它又安静地融入白云。我常常仰着头来看烟了，直到脖子发酸，直到母亲唤我吃饭的声音从灶间传来。

山里的孩子都懂得看炊烟识天气。炊烟直上，便是晴天；炊烟低垂，雨水将至。最神奇的是雨后初晴时，湿漉漉的屋顶上冒出的炊烟，像是被洗过一般纯净。

最难忘的是暮色中的炊烟。放学时分，夕阳将村庄染成橘红色，各家的炊烟也镀上了一层金边。我背着书包走在田埂上，看炊烟在晚风中轻轻摇曳，像是母亲召唤的手势。我知道，当炊烟升起时，灶台上一定煨着红薯粥，瓦罐里一定腌着腌萝卜，而祖母一定坐在门槛上，等着给我讲那些讲过千百遍的老故事。

炊烟总让人情牵梦绕。它升起时，我们知道家在何处；它消散时，我们便开始寻找归途。

而今回到故乡，白云依旧在山间流淌，却少了炊烟的陪伴。现代化的炊具让烟囱成了摆设，那些会跳舞的炊烟，那些会说话的炊烟，都消失在了时代的洪流里。偶尔在深山里遇见一两户留守的人家，看见炊烟从老屋升起，竟会莫名地眼眶发热。

昨夜梦中，又见炊烟升起。醒来时，枕畔似乎还飘着松柴的清香，耳畔依稀回荡着祖母往灶膛里添柴的窸窣声。这才惊觉，原来那些炊烟从未消散，它们只是化作了记忆的种子，深埋在心田最柔软的角落，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破土而出，长成一片思念的森林。

枕着花香入眠

张燕峰

我家的阳台上种植了一盆球兰。球兰虽不是花中极品，但她是我最钟爱的一种花。

别的花大多在白天开放，而球兰却总是选择傍晚开放。当我沉浸在新闻节目时，她就悄悄地绽放。等我关闭电视，走进卧室，猛然间一阵浓郁的花香迎面撞上，这时，心中的欢喜如浪，一浪追着一浪，在我心海奔涌。

我迫不及待地向她奔去，因为激动，摸索墙壁上开关的右手竟有些微微颤抖。当光明洒满阳台，我的目光立刻顺着长长的藤蔓，寻找绽放的球兰花朵。

造物主太爱球兰了，同时赐予她玲珑的造型和馥郁的香气，要知道，花大多是香花不艳，艳花不香。球兰花球由二三十个小花朵组成，呈放射状排列，共同组成一个圆圆的花球。每一个小花朵都是五角星的，粉白色的花瓣毛茸茸的。小花朵中心是一个鲜艳欲滴的圆红点，围绕花心，每一个花瓣上面还覆着一个同向的小角，这些小角又恰到好处地组成一个小巧精致的白色五角星，看上去晶莹剔透，闪着珠玉一样莹润的光泽。

这些花朵安安静静，无声无息，幽幽地吐露芬芳。那一片片厚实光滑的卵形绿叶更是气定神闲，好像为捧出这样别致又馨香的花朵而暗自得意呢。

掐指算来，这盆球兰落户我家已经四五个年头。前几年，她像一个埋头赶路的少年，不声不响，默默积蓄力量，向着开花稳步迈进。她目标明确，专注于开自己的枝，散自己的叶，爬自己的藤。就在我对她将要失去耐心的时候，她似乎突然苏醒了似的，鼓起了花苞。

球兰花苞的形状也是五角星，五个角上鼓鼓的，像婴儿又白又嫩的脸蛋。不论是花苞还是花朵，球兰花都拥有无与伦比的美丽，让我穷尽语言也难以描述。她的美端庄素雅，纯洁高贵。

我常常想，球兰开花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跋涉，才最终迎来了华丽盛开。花朵是她问候我的动人笑脸，香气是她祝福我的温馨话语。球兰花的到来舒展了我脸上的皱纹，抚慰了我红尘辗转疲惫的心灵。她给我带来了一场盛大的欢喜，今夜，就让我枕着花香入眠。

淮水万千

阮文生

高架桥下面，大平原低低的。麦地还在往下低。成熟是响亮的，也是无声的，更是坦平的。云在天上白着，鸟也不闲。我们在辩，收割就在这几天。

高铁在转。杨树和屋顶，一下子转到后面，成了看过的旧页。不要紧，经常的情况就是温故而知新。

池塘明晃晃的，露珠躺在叶子上。大平原风驰电掣啊。

随大流我来到阜阳无名小吃。正堂转一条廊道，都是食客。没位子，等了会儿轮到我了。我点了馄饨，把中午当早上。

捧着热气腾腾的馄饨，找了个位子。这碗是个老江湖，又厚实高，碗沿加了道蓝箍，怕碗里晃荡不老实吗？飘着的馄饨被沉着的馄饨顶住，沉着的想上来被飘着的压着。咬了一个，肉馅鲜，感觉不错。十二点早过了，一道来的人，还在排队！我低着头，少了不少稀里哗啦。

敲着几千年，敲破了厚土，敲破了暗夜。灯火追上来，我赶到寿县看编钟。这不就是瓦垄小学屋檐下挂的铜钟，一下子给乘以5倍甚至8倍嘛！木架上的景象很壮观。铜钟上的麻痕，和花生土豆上的疙瘩差不多，都是土给的。

寿县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编钟在柜子里很骄傲，围着它们的目光真不少。它们和鼎、尊、甗是个大家族。好多大音乐家，把“稀世珍宝”搬到世界大舞台，好听的声音飘起来，它们早就是中国制造。

牛肉饼很厚，从更大的饼里切的，有棱有角。昨天小李从亳州寄出，今天到了。包里放了冰，他说，吃的时候用烤箱或微波炉烤一下，但我家没有这些电器。

我想好了，先在锅里放冷水，牛肉饼放碗里再放锅里。水不能多，要像瓦特的蒸汽机，有点咕咚就好。反正我有柴火灶。我坐在灶前，也坐在桂花树下。我一根根地塞着柴，慢慢烧。这回，小李的实诚不用设。热牛肉饼味道还是蛮好的。粉条，碎牛肉，面皮，新奇的北方劲道，有看头有嚼头。



唐筱毅

他是独自骑着摩托车来的，那是我们初次见面。他骑到我们办公楼门口，车子一停，就跳下来，冲我比画起来。他比画着说，他的工具搬不动，想请个人搭把手。我心里还纳闷呢，这小子咋不说话，直到凑近了，我才看清，他嘴唇动了几下，没声音。

他的蓝布工服洗得有些发白，安全帽下露出几绺汗湿的头发，车后座捆着一个鼓囊囊的麻袋。我一时愕然，指着沉甸甸的袋子：“就你一人干这活计？”他腼腆地点点头，而后轻轻拍了拍麻袋，再次表示确认。

他从兜里掏出个本子，还有支铅笔，那本

火烧云

刘奕阳

乡村的火烧云
如同燃烧的熊熊烈火
好似在热情地欢迎
远道而来的客人
这些客人
让以往平静的乡村
热闹了起来

父辈的愿望

胡国亮

以前,我的村庄像是一只封闭的鸟笼
春雷一声,砸开一道窈门
叔伯们将我们——这窝
羽毛未丰的稚鸟
推向天空

南徙街着陌生的春汛
翼间滴落星辰的盐霜
归时,羽锋已沾满拂晓

父亲弓着腰,将自己种成
一棵矮壮的知识树
根系深扎进
我们三兄弟的书包

多年后,成鸟归巢
村口檐头,归鸟衔来朵朵瓷白的花
一树树瓷白的花呀
在阡陌间开绽

旧年的巢仍蹲在檐角
在晨曦里
默数风声,一遍
又一遍

夏日星空

张培亮

竹席在老榆树下铺开
蒲扇摇来凉爽的风
星星是夜晚的路灯

孩子们躺在竹席上
仰着纯真的脸
有微光突然划过庭院
那是未说出口的愿望在游弋

萤火虫提灯笼穿过篱芭
替迷途者照亮前行的道路
它们比流星更懂方向
在幽暗处标出通往大路的小径

杨理

爷爷是个倔强的放牛汉。他的一生，像与牛钉在了一起，紧紧相连。可命运的镰刀终究还是割向了这对老伙伴，多年前，他把那头陪伴许久的老黄牛给卖了。那时，二叔得了场大病，要立即手术。为了救他，爷爷拿出了原准备养老的积蓄，父亲和叔叔也凑了不少钱，二叔这才捡回一条命。也因为这，爷爷已无钱再交养老的社保。直到现在，一提起卖牛那天的情景，爷爷还是泪流不止。

那日，老黄牛不知怎的，一早就醒了，时不时蹭蹭墙角，嗅嗅牛栏，还发出低沉的呻吟，似在与这生活了十几年的牛棚做最后的道别。爷爷也特意起了个早，到田里割了些嫩草喂它。

老牛像是感应到了什么，眼神中透露着不安，牛蹄子在地上不停踏动，牛尾巴不断地摇着，还用湿润的鼻头紧紧地贴着爷爷的手心，“哐哐哐”地叫着，似在哀求，又似在告别。

父亲看不过去，上前说：“爹，老牛我们不卖了，社保钱我们想办法。”“这怎行，前段时间老二生病，作为兄弟，你们已经付出很多了，

子皱得跟腌菜叶子似的。他就那么歪歪扭扭地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麻烦送我到顶楼，谢谢叔。”那字写得像刚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看着让人心里头就是一酸。

我帮他将麻袋抬上顶楼，里面工具散落开来：绳索、气压泵、刷子、塑料桶……他动作麻利，将绳索一端牢牢锁在楼顶电视塔基座上，另一端系腰上。接好水管，倒入清洁剂。一切就绪，他轻捷地翻过楼沿。那蓝色工装，一眨眼，就缩成了墙上的一小点蓝。

那天正午，太阳毒得很，把玻璃幕墙都烤得发烫。楼底下围了一堆人，都仰着脖子看。隔壁幼儿园有个小胖墩，踮着脚尖，冲他喊：“那个会飞的哥哥是不是超人啊？”那小伙子，正悬在20层楼高的座板上。他忽然从工具包里掏出什么东西，在空中晃了晃。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一片梧桐叶子落在了他的清洗刷上，他就这么孩子气地晃给我们看，好像得了个什么宝贝似的。

后来，看他歇了工，我寻思着给他送瓶冰镇汽水去。爬上楼顶，他正坐在那儿，看着远处的云。我递给他汽水，他用手语比画着谢我，然后从帆布包里摸出个塑料袋，里头是个苹果。他又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妈说苹果能补力气。”我看着，心里头就像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

我东一句西一句地问他，他也就东一句西一句地在本子上写。我知道了，他三岁那年高烧一场，从此不能说话。他父亲走得早，他母亲在菜市场卖豆腐。去年他母亲查出来尿毒症，他毅然离开了家乡，筹钱买了这套工具，扛起风雨飘摇的家。每次挣的钱，他都迅速汇回家。母亲病弱的身体，是他悬在云端的沉重牵挂。

结账那天，财务室的大姐，钱数着数着，眼圈就红了。他接过钱，先掏出张泛黄的汇款单，上面写着地址，是他娘住的地方。然后又在本子上画了个咧嘴笑的小人，旁边写着：



采摘毛豆

7月2日，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双涧镇老集村农民在采摘毛豆。艳阳下，人们撑着遮阳伞干农活，构成一幅别致的乡村美景。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

北方的麦子南方的海

轻轻一碰就碎了。有时突然清醒，就对着村口的小路喃喃自语：“你多咋还不回来吃饭？”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像那条永远等不到归人的黄土路。

姐姐嫁到了邻村，每天推开窗户就能看见层层叠叠的梯田。她说夜里麦浪的声音像母亲的叹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故乡的土炕上永远留着我的位置，可我已经很多年没回去睡过了。阳光从窑洞的花窗格上斜射在土炕上，毛毡和席片还铺在炕上，唯独没了主人。

二哥在县城的工地上干活，晚上就着月光数身上的淤青。他说最疼的不是伤，是梦里回到麦田时，醒来发现枕头上沾着的麦芒——那是从老家带来的麦穗上掉下来的，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得心口生疼。

南方的甘蔗熟了，可我怎么嚼都觉得不如家乡的麦粒香甜。椰子从树上坠落，“咚”的一声闷响，让我想起父亲背着麦捆摔倒的声音。这里的阳光太温柔，晒不出父亲古铜色的脸庞；这里的海风太湿润，吹不干母亲眼

角的泪水。

黄昏时，我站在海边向北眺望。浪花打湿了我的裤脚，冰凉得像那年冬天父亲离世时的雪花。大哥此刻该回家了吧？姐姐的灶火该生起来了吧？母亲的手擀面出锅了吧？而父亲，他永远睡在了那片他亲手耕种过的黄土地里，再也不用在寒冬里咳嗽了。

潮水退去，沙滩上留下我的脚印。海浪带不走我鞋缝里的黄土，就像岁月抹不去我记忆中的麦香。南方的海再蓝，也蓝不过北方黄土高原的晴天；海南的夜再静，也静不过故乡董志原的星空。

我是一株被连根拔起的麦子，被命运的风吹到了南海之滨。可我的根须里，永远缠着北方的黄绵土；我的麦芒上，永远沾着父亲手掌的血迹；我的每一粒麦香里，永远飘着母亲唤我回家的声音。

北方的麦子黄了又青，南方的海潮涨了又落。只有我的思念，像故乡的黄土一样，越积越厚，越堆越高，最后化作一座山崩，永远向着北方。

爷爷与老黄牛

的牵引下，麻木地跟着一起离开。

“去吧，去吧！下辈子，投个好胎，别再做牛了。”爷爷颤抖着双唇，佝偻着背，倚着牛棚，挥手说道。

谁知它竟然猛一甩头，奋力地挣开男人的绳索，转身向爷爷奔来，因为大力撕扯的原因，鼻孔还淌着鲜血。突然，它前腿弯曲，瞬间跪下，只听“咚”的一声，泥土“惊飞”，大地发出了沉闷的响声。它把头低得很下很下，似在向他叩首，又似在向他哀求。

随后，它抬起头，眼里居然闪着泪光，豆大的泪珠从眼眶流出。爷爷也惊呆了，立马跪下，抱着它的头痛哭流涕，“伙计，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下辈子换我给你当牛做马。”他的身体随着哭声剧烈颤抖，老黄牛也伸出湿润的舌头舔着爷爷的脸，嘴里发出了低沉的呜咽声，既似理解，又似安慰。

不能再拖累你们了。我们两个老的自己搞定，不用你们管。只是，要对不住它了……”说到这里，他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

这时，外面响起了皮卡车的轰鸣声，爷爷的身子明显僵了一下，老黄牛也像感觉到了什么，瞬间变得暴躁起来，牛蹄不断地踏动着，在泥地上刨出了深深的痕迹，牛身不停挣扎着想挣脱绳索。

“老叔，时候不早了，还得赶路呢。”一个穿着水鞋及黑色皮围裙的男人拿着套绳进来了。

“好，后生，你轻点，它老了，腿脚不好，慢一点。还有，到那时候，你们动作利索些，别让它太痛苦。”

那男人点了点头，把套绳往空中一甩，那绳索立即像一条黑蛇似地飞了出去，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稳稳地套在了老黄牛的脖颈上。老黄牛也像是听懂了爷爷的话，在男人